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義海撮要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周易義海撮要

提要



臣等謹按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宋李衡輯
衡字彥平江都人先是熙寧間蜀人房審權
病談易諸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或推之互
體或失之虛无乃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
人事者編為一集名曰周易義海共一百卷

衡因其義意重複文詞冗瑣刪削而為此書
故名曰撮要其所收自鄭康成至王安石外
又益以程頤蘇軾朱震三家之說僅存房本
斗之三四而精整則過之衡乾道中官秘閣
修撰尋改除起居郎是書序稱紹興庚辰十
一月則成於高宗時也自唐以來惟李鼎祚
周易集解合漢以後三十五家之說畧稱核
備繼之者審權義海而已今義海全書久佚

惟幸是編之僅存則衡之功亦不可沒矣又
是書陳振孫以為十卷今本實十二卷蓋書
錄解題傳寫多訛不盡足據也乾隆四十年
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

錫熊

臣孫

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周易義海撮要序

易義海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所編房謂自漢至今專門
學不啻千百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或推之於互體或
失之於虛无今於千百家內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
人事羽翼吾道者僅百家編為一集仍以正義冠之端
首釐為百卷目之曰周易義海或諸家說有同異理相
疑惑者復援父師之訓朋友之論輒加評議附之篇末
衡得是書而讀之其間尚有意義重叠文辭冗瑣者載

金方口人
加刪削而益之以伊川東坡漢上之說庶學者便於觀
覽云紹興庚辰十一月辛巳江都李衡彥平遂安雙清
堂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十三

經部

周易義海撮要卷一

宋 李衡 輯



乾下乾上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猶人之耳目
鼻口四體乾猶人之耳聽目視鼻嗅口言四體之

運動也

胡瑗

元亨利貞

乾之四德

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貞信也不論

知者行此四德正資於知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
信與知故畧而不言 正義在天為春夏秋冬在人

為仁義禮信

薛溫其

始萬物為元遂萬物為亨益

萬物為利不私萬物為貞

魏徵

以事業言則元為

樂亨為禮利為刑貞為政物之既成以歸於正陰

陽之氣幹了萬事聖人法之為知不言信者以信

屬土分王四季

胡

不曰正而曰貞者正可邪而貞

不可奪也

何維翰

初九

第一位稱初陽爻稱九 第一言初上當言末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意故大過彖曰棟桡本末弱是上有末義六言上則初當言下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是初有下義不言一與下者以從无而入有不言六與末者欲見位居卦上也王輔嗣以初為无用之地上為盡竟其居位者惟二三四五故繫辭惟論此四爻初末雖无正位統而論之爻亦始末之位

故乾彖云六位時成二四為陰位陰居為得位陽居
為失位三五為陽位陽居為得位陰居為失位例畧
曰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一與四二與
五三與上若一陰一陽為有應若俱陰俱陽為无應
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
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
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
變者為占七八質而不變為爻之本體九六文而從

變故爲爻之別名

正

潛龍勿用

陽氣微萌不可暴進進則爲羣陰所抑辟之聖人宜
潛退俟時勿經營也

房

道未可行漢祖爲泗上亭長

文王在羑里之時

干

非不爲時用不求用也

石介

不

用潛隱爲德

胡

爻理无形假象以顯義龍之爲物靈

變不測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息聖人之進

退

伊川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陽氣見於田則生植利於民聖人見於世則教化漸
於物故曰德施普也

陸希聲

天下所利見如孔子教

於洙泗利益天下

王

陽氣漸出於地上萬物甲拆天

下文明施之於人若西伯治岐力行仁政二老來歸
沛公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悅天下之人已利見之
矣雖非君位亦君德也

房

聖賢君子之德發見於世

利見大才大德之君若舜之得堯禹之得舜伊尹呂

望之得湯武是也

胡

舜佃漁時利見大德之君以行

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

德之人以被其澤

伊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處上體之極居下體之上履五剛之險上不在天未

可安其尊下不在田未可寧其居故終日乾乾至於

夕惕猶若厲也

王

終竟此日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

案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曰雖危无

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但諸

儒并以若爲如是實无厲也孔在下而君德已著能

无懼乎伊爻以氣表繇以龍興嫌不關於人事故稱

君子干寶龍能變化之物其神不可測其迹不可見

同乾道之變化若人則升沈出處之跡皆可觀以三

四俱明人道故不稱龍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如聖人位漸尊高欲進於王侯猶豫遲疑在於故位

未即進也若周西伯內執王心猶率諸侯以事紂也

孔此武王率兵孟津觀釁而退之時也守柔順則逆

天人之應通權道則違經常之教聖人不得已而爲之故其辭疑

干

道者常也權者變也躍以象變淵以

象常龍非在淵不能騰躍人非體道不能行權惟能

反經合義是以動而无咎

陸

君子處茲時也能愚其

志若龍之將躍而反伏於淵使人不疑其動則无咎

劉淵即深也九四將成大業當艱難不定之時其心

疑惑踴躍不可造次而進直須在意而深慮

王昭素

諸嗣或躍以進其德在淵以守其位是進其德而不

進其位

胡

躍而不惕者既進而不復反退則入於禍

故教之躍所以異於五者猶有疑也

坡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不行不躍而在乎天非飛而何

王

此武王克紂正位

之爻也聖功既就萬物皆覩故曰利見大人

干

雖有

聖人之位必得大才大德之人輔佐若堯得舜舜得

禹皋陶以成天下之治也胡堯舜得位之大人能明
目達聰舉八元八凱任九二之大人也勾微

上九亢龍有悔

亢陽至大而極盛如聖人居天位久而亢極未至大
凶但有悔吝鄭引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
大凶也孔聖人之德无亢年有亢耳聖人之道无悔
身有盛有長有耄耳上九是年齒衰耗精神倦怠之
時不能自反而求代已必有悔胡亢之為義非謂久

與老而不退之謂也苟新君少主庸暗縱溢怙貴而
盈恃富而驕倚安忘危專恣侈滿廢棄萬機侮慢百
官此亦亢也石亢極驕盈之君凡動多為不道之事
皆悔過也太康失邦有三風十愆之類是也昭若漢
之孝武唐之元宗是過而亢亢而悔之也胡旦自古
人君享國久長而志不驕恣道德政化終始无虧不
可謂之亢商之高宗是也房武功既成在止戈干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能用天德則見羣龍之義羣龍之義以无首為吉也

王見衆聖人无自尊之意則可以統御羣才矣陸九

六陰陽之變下見衆陽不自為首如堯咨四嶽揚側

陋以禪舜是也介先儒謂諸爻之龍皆賢人之象君

能謙下納用則能見而為輔上九亢龍是不能用之

者故因以為戒代淵天極高不能下交於地豈能行

四時生萬物君極尊不卑接於人豈能懷萬國御百

官乾君道不可亢極必自下故言用九坤臣道臣不

可入邪佞必自立故言用六石九者君也乾元用九之道見陽明之羣臣在乎謙退不自尊大則吉也此用亢龍之悔特設此一段以為戒也房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彖者斷也斷定一卦之義陽氣昊大始生萬物以其至健總統有形此乾元之德雲氣流行雨澤施布

品物之類流布成形各得亨通大明乎萬物始終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故六爻之位依時而成總括乾卦之德也乾之為德依時乘駕六爻之陽氣以控御天體此申明乃統天之義上文以至健元始總明乾德故云乃統天此明乘駕六龍各分其事故云乃御天乾德无形自然而致此申明資始之義性者天生之質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貴賤壽夭之屬保合太和乃利貞此二句釋利貞純陽剛暴无和

順則物不得其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會太和之道乃能利貞言萬物得利而正也聖人為君在衆物之上最尊高以顯首出於衆物之上各置君長以領萬國故國皆寧也孔萬物資始者謂分為六十四卦皆受始於乾也策取始於乾猶萬物之生本於天大明終始者乾起坎終於離坤起離終於坎坎離者乾坤之象而陰陽之府也故曰大明終始也荀爽大明日也六位天地四時也六爻效彼而作也大明以晝

夜為始終六位以相揭為時乘言乾乘六氣而陶冶
變化運四時而統御天地

侯果

乾者剛陽至健之氣

元者始生長養之德言天以一元之氣生成萬物而
无有限極故曰大哉然坤則至哉者蓋天氣降於地
為萬物之始地承天之氣以育成萬物故曰至哉資
者取也言乾以一元之氣發育施生故萬種之物資
而為始坤則待天氣之降然後能生萬物故乾言資

始坤言資生

胡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大象也孔子作大象之辭以明一卦之用萬物之

體自然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夫子釋此

卦所象故曰象彖詳而象略象在彖後所以過半之

義在彖而不在象孔彖累聖相承之意大象孔子獨

出之事薛溫其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之形望

之其色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

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之形也言其用則一晝一夜

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夫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
息之間天已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夜有一萬三千
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則天之健
用可知自古及今未嘗有毫釐之過亦未嘗有毫釐
之不及蓋乾以至健至正而然也胡諸卦並稱君子
若卦體之義惟稱於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稱先王
稱后者兼諸侯而言也孔言君子通之於賢也凡勉
強以進德不必須在位也故堯一日萬幾文王日昃

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捨力故曰自强不息干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小象也夫子釋六爻之辭經言龍而象言陽明經之稱龍則陽氣也一爻舉自然之象五爻言人事互相通也孔卦辭下不加象曰尊君也房反謂進反在上

處下卦之上能不驕逸是反能合道也覆謂從上倒

覆而下居上卦之下能不憂懼是覆能合道也雖有

聖人之德而无聖人之位不能營造事業故云德施

普也

朱

量可而進適其時则无咎

伊

九五動九二大

人應而往造之利見大人也

朱

首者事之倡也故聖

人之治天下有以誅亂去惡也應之而已非其倡也

則天下皆覩聖人用九之无首也

子夏

周公加用六

用九之爻以著君臣之戒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
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
元亨利貞

釋二卦之經文孔依文而言其理劉巖文布乾坤之

大德莊氏天生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行

元為施生之宗天能通暢萬物使嘉美會聚利益萬
物使各得其宜而和同以中正之氣成就萬物使皆

得幹濟莊君子以自强不息行此四者故首不論乾
而下元亨利貞石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
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以下言乾之用九之道

伊子曰非孔子自稱卜商

加之句確乎其不可拔者身雖逐物推移潛隱避世
心志守道確乎堅實其不可拔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居中不偏未若九五居尊得位故但言龍德孔

未得位而上同乎五故曰君德牧言行謹信造次必

於是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伊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立德而智能及之知至而能至之者也立功而仁能
守之知終而能終之者也惟幾成務義存守成太公
周公之術之道盡矣牧忠信行也修辭言也知九五
之位可至而至之舜禹湯武是也非常義也故曰可
與幾也知此位可終則終之伊周文王是也可與存

君臣之大義也

介甫

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惟進德

修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擇言篤志所以居業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

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

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也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

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

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

地而无咎

伊

乾進退之決在三故可往而往其幾可

止而止其義坡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據位進退據爻孔九四以儲位言之則若夏禹

之啟漢高之惠居伯益趙王之際務德修業欲及時

既不回邪又不離羣類乃得无咎劉緯或上或下非

苟為邪佞或進或退非苟離羣類故進其德以副上

之望修其業以絕上之疑是將欲及時以行道也上
與進是或躍之義下與退是在淵之義胡在淵謂躍
就所安伊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此正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
孔聖人在上君子小人各得其親而從其類子夏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非位故曰无位六爻无陰故曰无民賢人雖在下位不為之輔助孔上九不得九五天之中故曰无位下陽皆歸五故曰无民二非已應故曰无輔介

潜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謂通舍孔仲尼有聖人之德而无其位為世所棄舍胡見龍在田時可止也舍止也朱隨時而止伊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修業

伊行知至知終之事孔

或躍在淵自試也

或躍以進其道行其德子夏隨時自用伊

飛龍在天上治也

治在一人子夏得位而行上之治也伊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極而災至也

伊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上下皆治干九陽德也天所以專用陽德欲人君專用正道以治天下天下莫不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建子之月陽氣潛於地下胡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德見於地上天下見其文明而化之伊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隨時而進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九四離人位而居天位石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高明而周也

子夏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

伊

君子能與時俱退也

牧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能用剛陽之德乃見天之法則胡知中道乃固然之

理非人為也朱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既始則亨不亨則息乾之性情非利貞其能不息乎

伊

利貞者性情也

利貞之德正其性而和其情也夫保合萬物之情至于大和者利也各正萬物之性不入於邪者正也彖

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亨嘉茂暢者情也此情
非邪亂之情乃萬物得其和之後會亨暢達之情草
木自有草木之情茂盛繁植皆其情也蟲鳥自有蟲
鳥之情

闕

皆其情也非謂感物之情得其所

之情也

石

以施利化萬物之性以純一正萬物之情

于萬物既生而繁盛則必漸成之故利於秋貞於冬
當秋之時則萬物和漸而成至於冬則幹了而无不
獲其正性言之人事則聖人能生成天下人物使皆

獲其利而不失其正者蓋能性其情也胡言天能利
益萬物使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由剛健不失中和
故也性為本體情為應用必常以性照禦於情使用
不離體體不離用是謂性其情代利貞者乾之性情
猶言資質也動而生物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息
貞也朱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伊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正論乾德不兼通元純陽其性剛強其行勁健中
謂二與五正謂五與三六爻俱陽是純粹也純粹不
雜是精靈故曰純粹精也孔六者精極也伊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孔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

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陸績

乾之六爻或潛或見或躍或飛而跡皆不同故發越

揮散可以見聖人出處進退之情也

胡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著矣

伊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

伊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未成未著也

伊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非今之所謂文學經籍所學者治國治天下學於古學於師堯舜稽古是也石以臣位行君道用中而時莫之測淵微之至也聖師由是稱易以明之集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伊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四俱言重剛不中恐其義同故先言爻位并重剛不中之事初上无位故稱言其餘四爻有位故不稱言孔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

人上下无定故心惑之也孔上不在天非九五之君
下不在田非九二之臣正當大人之位上有一人之
奉下有百官萬民之責故當因時而惕中不在人正
得儲君之位則進退上下皆有疑進而上者德也退
而下者守位也胡中不在人出人上也伊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合德謂覆載合明謂照臨合序謂賞以春夏刑以秋
冬合吉凶若福善禍淫是也尊而遠者尚不違況小
而近者乎莊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
人乎

進退據心存亡據身得喪據位不言得喪舉重而略
輕也孔

䷁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之所利利於萬事為貞坤當以柔順為貞與乾異
牝對牡為柔馬對龍為順不言牛而言馬牛不能行
地无疆无以見廣生之德君子有攸往者所以著其
柔順利貞故君子利有所往人懷陰柔之行又向陰
柔之所是純陰柔弱故非吉以柔順之道往詣於陽
是喪失陰朋是得安靜貞正之吉孔坤臣陰以陽為

主當後而順之則利故曰後得主利主利者守也當

以先迷後得為句

陸

介甫亦以為句

巽離坤兌陰

之朋乾坎艮震陽之朋

龍昌期

陰離其類乃能獲其

安也居安而能守其正則吉矣

牧

君子未仕之時必

得明師賢友以相切磋故伐木詩曰自天子至於庶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也是言人必得朋類而事業可

成也與師友講成道德及其業已就其性已明務行

其道而薦身於朝廷之間以求致君澤民之事是喪

失其朋類者也安貞吉者地體安靜而守正若天氣
降於地地則承而發生臣待君唱然後和之不安有
所動故得獲其吉也胡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
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故取其象曰牝
馬之貞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伊至順而不貞則
陷於邪先則迷惑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為利
坡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

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
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謂至極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初稟其氣謂
之始成形謂之生无疆有二義廣博長久包含弘厚
光著盛大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應地无疆是慶善
之事孔乾氣至坤萬物資受以生九家龍則升騰翔
於天馬則附著行於地牧合无疆合於乾也應无疆

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非健何以配天
未有乾行而坤止者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伊
坤之德合地之形應地之形胡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體直方而順孔乾始東南地形傾而順之收勢者
勢力非謂形勢坤之字不專取順義天地之間持重
載物其功力无有厚於坤者君子法之故以厚德載
物石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故以出處明之以初為潛輔陰之為道漸至於著以其柔順故也且陰雖柔順終反剛矣象辭堅冰二字當為羨文馴狎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居中得位生物不邪謂之直地體安靜是其方无物
不載是其大不假修營自然而生故不習无不利孔
六二之動者直方之德動而後可見也因物之性而
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介直方
大者正直之道爰從至靜中生之地有靜之理二者
中正之象聖人以此理象令君子效此而動自然有
法則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昭直方大孟子所
謂至大至剛以直在坤體故以方易剛二為坤之主

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伊六二以直方大之三
德發動而生物无不得其宜胡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處下卦之極不疑於陽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有
事而從不敢為首順命而成輔臣之有善必稱其君
故不敢主其成功則能終此臣道陸畜德於內而時
發於君不求自顯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斯其知

之光也王逢成制也終就也龍昌期人臣含畜章美之道若謀議未及而先發之非其時而宣行之使天下之人但知臣之所為而不知君之所命則失所以為臣之分也朱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三以陰居陽位陽事猶在故云含章章即陽之美也六四以陰處陰内无陽事當括結否閉之時惟施謹慎則可孔四處多懼變化之際猶臣居高位權勢

之間若盛而致譽有逼上之嫌退而近咎則有敗事之累惟慎所出納使得其正乃可立大德建大功也
陸四以陰處陰是有其位而不當用者復過坤之體是失臣下之節又不居陽故无含章之美夫坤其動也闢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翕閉也是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銜其才知也收六四是陰爻得位如小人之得位小人得位則與人為咎為譽聖人戒之當安靜之世不可妄咎妄譽於人戒其作

福威也 劉緯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之色裳下之服垂黃裳以獲元吉非用武者也
陰極之盛不至疑陽以文在中美之至也 嗣六五陽
位而陰居之陽在內陰在外是藏其文章隱晦其明
以守臣道而又居中體正不敢不兢兢自處上不見
疑遂獲元吉介黃而非裳則君也裳而非黃則臣耳
非賢臣也六五陰之盛而有陽德焉故稱裳以明其

臣稱黃以明其德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壹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有陽故曰文在中也坡文者地道之美見於山川動植守中居下有地道之美而不過故曰文在中也朱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為文明或為柔順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臣居尊位羿莽是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伊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盛不去占固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
說卦云戰於乾戰於卦外故曰于野孔陰不知極僭
而制陽猶齊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龍昌期夫所謂
戰兩相勑敵之謂聖人曰戰蓋罪陽之失於防漸致
无陽之嫌于野者又罪陰不能退避非所處之位盧
穆上九陽之亢極不言陰戰之者所以抑臣僭也坤
之上六陰之過極則與陽戰者所以警君防也旨其
微乎孫坦坤道已窮雖欲不戰不可得矣坡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不可純柔故利在長守貞正此永貞即坤卦下安貞

吉是也大終以廣大而終也孔雖有權變終歸於正

是周公始攝歸復子明辟之義干此終字與知終終

之之義合處上六而能用六能以大終伊周是已介

周公加用九用六之虛位欲明君臣進退之理以斷

剛柔得失之性故孔子亦從而贊之

勾微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至柔至靜者坤之體動而剛方者坤之用方亦剛也

以其不可易言之謂之方其體則坤用則隨乾

朱在

事之後不為物先陰之常理含養萬物而德化光大
承奉於天相時而動不敢為物之先孔當其生物也
孰可禦之故曰動也剛石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
生物有常伊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畜而不發
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坡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
不蚤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事勢之順伊順習陰惡之道孔唯順故能濟其剛如
其不順則辯之蚤矣坡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身有敬義以接人人亦以敬義應之是德不孤也孔

事至而決何習而後為故不疑其所行子夏直而不

敬則傷於訐方正而不得宜則傷於懷也

胡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藏不顯以從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苟棄天地之間萬物燦然而陳者皆陽麗於陰託之以為美者也陽盡則陰之惡畢見不能自美矣然陰雖有陽之美當含

蓄之以從王事待時而發不有已也豈敢當其成功哉朱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四亦坤位六位皆屬坤而云天地變化者蓋聖人欲明否泰之義故兼天地而言之也牧天地閉賢人隱者此駁正六四之辭也六四苟祿竊位如括其囊无咎无譽内避行事外言謹慎施之於人蘓模稜之類

是也謹慎之中包含姦偽可不察乎房括囊无咎非
閉其言而不出蓋言謹也謹者莊子所謂慎為善也
朱四陰位迫近於五雖有成德當括而囊之謹慎畏
敬也荀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以黃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職是通曉物理居中
得正是正位處上體之中是居體四支比四方物務

也所營謂之事成謂之業孔五過四而不為失臣
節者以其得中道也內隱陽明故能通乎物理處五
之位故曰正位體居陰處陽而陽不發故曰美在其
中暢於四支也牧五君位六變九正位也正位而居
坤體不失為臣之道理中者正也天地萬物之所共
由者也朱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盛為陽所疑陰強不肯退避故必戰也陰盛似陽
故稱龍以明之雖陰盛似陽猶未能離其陰類故為
陽所傷而見滅孔陰過極不肯自守其陰柔嫌已无
陽位欲奪陽位而代之也坤无陽欲代陽之位志在
乎龍故稱龍也牧天地皆有陰陽之氣故陰陽亦皆
有天地之色豈陰須地色陽須天色也坤之上六陰
居危極之位而戰為陽所傷故稱血焉苟云相傷則
是乾之初九一陽始生反為老陰之所傷其可得乎

金君卿本體是陰類今盛彊似陽故稱龍以責之代
非君而有君人之心故曰龍臣而君其心故曰雜也
集稱龍者責君父辯之不蚤任小人居極位龍龍與
戰方未除滅猶漢桓宋文發兵誅梁冀謝晦也房陰
極至建子之月一陽必生以消退羣陰陰雖極不能
離其位故雖見疑於陽但稱血也胡月盛則掩日臣
彊則疑君朱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陰陽始交而為難因難物始大通故元亨也萬物大
通乃得利益而貞正故利貞也往益屯不如乾之无
不利世道初剋其物未寧宜建侯以寧之孔坎險震
動動而之險故謂之屯收凡物之生必有屯難以小
取喻如物在下未出於外不无難矣就一卦體言之
震為雷坎為水雷動物本在水上今在下是未奮出
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雲雲雷所以作雨天雨將降陰
陽相薄雲雷相擊比及雨降不无艱難石方解屯難

豈宜有他求故勿用有攸往柯維翰剛柔始交則貴者不必上賤者不必下不可謂貞也難生也動乎險中也不可謂亨也此雲雷之時也故曰雲雷屯卒至於雷雨之動滿盈然後能免乎險而屯難解故曰屯元亨利貞大亨貞要屯之終而為言也介屯有二義一為屯難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也二為盈序卦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胡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剛柔二氣始欲相交未相通感情意未得故難生也坎為險震為動震在坎下是動於險中動而不已將出於險故得大亨貞天造萬物於草創之始人君宜建立諸侯不得安居無事孔險難在前不往何由以濟而能動乎險中故得大亨也既亨而不可復動故曰勿用有攸往也草在土上芽藏未萌則未能別其

類救乾坤之後聖人不排震巽六子而以屯次之者
屯人事也用人事而參乾坤備三才之道也勾所謂
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雷雨之動滿盈於天
地生物之義此下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天下之屯
豈獨力所能濟哉宜建侯以自輔也雖建侯以自輔
又當憂勤而不寧處乃可濟聖人之深戒也伊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若機織之有經緯綸繩之有約束也代雲未成雨所

以為屯伊雨則屯解矣彖言雷雨要終而言也解絲
焚者綸之經之經而又綸終則有始離南坎北為經
牧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

處屯之初動則有難不可以進非為宴安棄成務故
雖磐桓志行正也輔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以貴

下賤也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既能以貴下賤所

以大得民心也。孔利居宜不失其居也。利貞宜不失其貞也。以貴下賤居正而天下從之則宜建侯而經綸天下矣。介志行正也者志在經綸天下所行不失正故也。胡居正而固其志。伊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志在乎五不從於初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志在於五不從於初故曰女子貞不字。輔女子謂六二不受

初九之愛字十者數之極十年之後屯難既息乃得
反常以適五也正相牽不進班如也子夏班班旋不
進馬季長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孔初雖難二非欲
為寇以二近已欲為婚媾康屯之情可以見矣女子
者明未有所從字孕育也此未可以適變猶亂世之
正臣不從撥亂之君也陸二以險在前故謂之寇非
初為二之寇也牧乘馬欲行也柔者剛所陵故為難
也以初之剛明而為寇何也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

義不計初之德為如何易之取義如此伊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君子見動之微逆知无虞則不如舍勿往崔憬屯難

之世二以有應而往猶不得字況其无應乎三當茲
而有求焉何異於无虞以從禽也當舍正從權之際
惟君子能行之牧介甫以舍為止幾為近近无所獲
故見幾而舍之舍止也朱六三以陰居剛而不中正

則不能安於屯而妄動也君子見事之幾微不如舍而勿遂往伊幾殆也坡六三以陰居陽上又无應欲往求於五五屯其膏自與二為應必不見納若下求於初初又有六四之應則是不止而妄動上下皆不獲其安胡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四應於初故道迂遠為其在難故難進也初為康屯之主四得正而應之故往吉无不利言得所往之道

也見求而往所以為明六四以陰得陰位險難在上
正應在下背險而往途无寇難也初志存謙下往必
見納故吉无不利收知必然之理也明以合之數陸

臯四應初乘馬欲往有六二之陰妨礙已路故且班
旋其馬而未往也二不比初自應於五四乃得遂其
媾合則往而獲吉勾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而其
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初剛陽之賢正已之應
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而能求在

下之賢而親之與之共輔剛明中正之君則往无不濟矣伊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居尊位難於膏澤使衆陰下歸於初其義固可恥也膏澤象爵祿屯於膏澤而獨應二是私也用之小事則吉大事則凶居尊位而不能博施於民衆德不稱也陸此一爻言君居大位意在於公當與天下同其好惡无私係於一人惟公是從則道光也如私係

於一人乃婦人女子之正也石威權去已而欲驟正
之求凶之道也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也故小貞則
吉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得先王之政諸侯復朝是
也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伊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處一卦之上最居屯難之極欲應於五五屯其
膏而无所告三又失其正應故乘馬班旋而不得進
泣血相續而无所愬也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

瀆則不告利貞

筮者決疑之物童蒙求我當以初始一理剖決告之
師若廣陳二三之義告之則瀆蒙不如不告也利正
者蒙之為義利以養正若養正以明即失其道也孔
蒙之志願通內坎為水水性通故亨蒙昧不通則不
知君子之道矣上陽爻而體艮於上象師之尊二亦
陽爻而明在於中象師之明童蒙求師擊發其蒙猶

疑有所未決問筮以決其疑也始求問師師啟其本
意開宗本也學而不思則罔再三問師則瀆師則不
復告之非不欲告之不思而告之則愈惑陸初筮謂
誠一而求決其蒙

伊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退則困險進則闕山以亨道行之於時則得中也孔

行時中者謂訓不失時也過稚則性未成過長則扞
格不入必時中乃能通於學志應者謂中相應也牧
蒙昧之人能以一理而決之使其由稍通以至大通
是亨道而行皆得時之中也志應者上下之志相為
合應也既得賢明之告不能自思是自亂於蒙也剛
中於九二以剛明之德居中而發其蒙昧也聖賢外
能蒙晦其德內養其正性至誠不息也胡卦才時中
致亨之道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

得時也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則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童蒙也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發其蒙者也則二非有求於五而五之志應於二也伊能告所筮剛中者也不剛則不能有所不告剛不中則不能有以告介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伊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未知所適果行者初筮之義育德者義正

之功輔坎泉出於艮山之下君子法之治人則果敢

其行以決之治已則養育其德以全之則蒙者皆通

而明德无窮也代君子果決其行養育其德至於聖

賢然後發其餘以教化人胡山下出泉出而遇險若

人之蒙昧未知所適也君子觀其出而未通則果其

行觀其未有所向則育其德伊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

以正法也

九二以陽處中而明能照闇故初六能發去其蒙在
足曰桎在手曰梏爾雅云桎謂之梏械謂之桎刑人
說梏皆得其當孔蒙之象止險猶人之拘於桎梏也
救性識不明當用刑罰以決正之曉悟而自悔又當
肆赦之刑罰者小懲則大戒用之不已則取悔吝胡
不辨之於蚤而至於上九則蒙之罪大矣不懲之於
小而至於上九則蒙之難極矣當蒙之初不能正法
以懲其小而用說桎梏以縱之以往則吝道也介初

以陰居下民之蒙也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
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
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
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伊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以剛居中童蒙所歸包而不拒則遠近咸至故包蒙
吉納配以成德故納婦吉處於卦內以剛接柔親而
得中能幹其任施之於子克家之義輔童子之從師

猶女子之從夫發其始意是得其初心故吉也學者
能守聖教猶子能任家事者也上九為國師有利禦
寇之象九二為家師有子克家之象陸此一爻而具
三善代婦者諸爻皆陰雖婦人之善猶當納之取諸
人以為善也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克家者
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道伊蒙可以為
明之助明之无蒙猶子之无婦則不能家矣坡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

童蒙之時以陰求陽六三自往求上九之剛陽其行

不順不能自保其躬也輔金夫謂二二爻體剛故謂

之金夫正應在上而下比於二體坎為水水性趨下

志在於二而不從上失位乘剛故无攸利陸稱見自

上窺下也牧應上而比下不順也王逢三以陰柔處

蒙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

舍正應而從之是女見金夫也伊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處兩陰之間獨遠於陽闇莫之發不能比賢以發志
故困而鄙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曰獨遠實輔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以陰居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褚氏云順者心不
違巽者外迹相卑下也注順於上巽於二若成王之
任周召也荀居尊以誠待物而物无所猜衆以錫其
誠而貢其明吉斯臻也牧五居君位而下應於二以

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伊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處蒙之終以剛居上擊去衆陰之蒙合上下之願故

莫不順注六五以童蒙宅至尊之位施於人事周成

漢昭之類是也上九以剛陽處臣位之極居師保之

任此姬旦霍光之流利用禦寇者乃心王室滅管蔡

誅上官是也為寇則失忠順之道故不利也房寇害

也凡事有非理皆為害學者有非分則為賊童蒙之

義但求擊發苗教之非其性分則是賊夫人之子也
不利為寇者以動則害蒙故也教之止於其分則師
逸而功倍矣利禦寇者利其止禦其所以賊害之道
也陸上九剛極而不中治人之蒙禦寇也若舜之征
苗周公之誅三監是也肆為剛暴為寇也若秦王漢
武窮兵誅伐是也伊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物初蒙稚待養而成无信不立若能信其道光明

物得亨通於正則吉以剛健而進不患於險乾德乃
亨注需謂之待者以乾在下必務上往險在上見險
而止猶君子待時而不妄動有孚光亨貞吉指九五
而言之也胡大川大難也能以信而待故可利涉何
晏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
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也

剛健而不陷只由二象之德位乎天位以正中是九五之德也凡卦之為體或直取象而為卦德者或直取爻而為卦德者或以兼象兼爻而為卦德者此卦之倒是也孔需之義有四雲上於天陽氣在下蒸而須為雨一也百穀須膏雨以生成二也飲食須百穀而化三也蒙稚須飲食而養四也五為需之主既信而正達乎盛位故其道光亨居中而不偏无應而不私履四之柔順是飲食燕樂與衆共之也牧凡貞吉

有既貞且吉者有得貞則吉者當辨也伊乾之欲進
凡為坎者皆不樂也四抗傷而後避六知其不可而
敬以求免敬以求免猶有疑也至五則不然知乾之
不患吾知已足以禦之而不疑故有孚光亨而正吉
坡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雲上於天天之欲雨待時而落孔屯散蒙明德亨信
著怡然无慮飲食燕樂以須太平王在在鎬愷樂飲

酒是也房雲上天而未成雨猶君子畜德而未施用
飲食以養其氣體燕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
命也伊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
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去難既遠待時避害可以保常不能見幾速進但得
无咎而已注三陽齊進已若競進必成交爭之患牧

郊遠難而待沙近難泥涉難薛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去難稍近未至致寇小有責讓之言未逼於難而寬行在中故以吉終

注

二應於五水中之剛故曰沙二

與四同功而三據之故小有言乾雖在下終當升上故終吉荀沙近於水亦平易之地也二居遠近之間內有剛明之德處得其中守平易之心而已以君子之道守其中正不與小人苟合則興讒謗之言終不

能害蓋以九二有寬衍之德而居中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
敬慎不敗也

以剛逼難欲進其道所以致寇猶有須焉不陷其剛
不致禍敗

注

三逼乎坎故稱泥也居陽之首先登犯

難致身至敵坎屬外卦是災在外也初二居內與已
同志我先犯敵必同志者來助已則勝也以剛居物
之上必能敬慎接下則同志從而助之矣救六四居

險難之初小人之行也以小人之心毀壞正道讒謗
君子者也九三以剛陽之德務欲上進而迫近小人
故致為寇也然以陽居陽且履正也以至正之道又
內謹其心外慎其事則為寇之小人終不能陷於已
故曰敬慎不敗也 三之致寇由已進而逼之其義
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无失其宜
耳 伊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相迫陽欲進而陰塞之則相害出所居之穴以避之順以聽命也若以戰鬪言之其出則為血若以居處言之其處則為穴各隨事義也注四體於坎為險之初是寇害九三也三剛健而正四不能犯故自獲傷而稱血焉穴者陰物之所處也四為陰友而處坎下穴中之物也為三所犯故從穴而出懼而遜避陸需于血者不蚤避賢見傷而待者也猶有需焉出穴乃免薛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五既為需之主已得天位无所復需但需待酒食遞

相燕樂注酒食德澤之謂也九五之君當天中正以

澤乎民王逢五既得位道亦宣暢適會此時其所需

者唯飲食安燕與民同樂而已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與三相應三來之已不為禍害乃得為已援助

故上无所畏忌入於穴而居以一陰為三陽之主不
可怠慢注需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雲上升極則降
而為雨故曰入于穴雲雨入地下三陽動而自至乾
升在上坎降在下當循臣職故敬之終吉也荀上應
三而待之故入于穴言得其所處也三陽連進非已
所召我既應而待之故其來不足憂雖非已召義以
相與敬而待之乃獲終吉陸夫爻以六居陰而云不
當其位者以陰宜居下而居上故也然能敬慎而終

吉故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伊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

凡訟之體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
中道而止乃得吉若終竟雖窒惕亦凶物有訟利大
人決之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故不利涉大
川注陽來居二而孚於初故曰訟有孚也荀大人謂
五也 侯果九二剛而得中是以有信實失位於險是

其窒止坎為心憂是其懼水性內明是求中也陸人
之所以興訟必有由中之信實於已而為它人之所
窒塞不得已而興訟中道而止則可以獲吉胡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
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
大川入于淵也

以剛而來正夫羣小斷不失中其在二乎注剛來謂
二也性本剛直好勝而訟也來居柔能屈其性也處

中正不失中道也。牧乾剛坎險以人事言之則是剛健對險惡能无訟乎？石彖言乎其才也。訟有孚窒惕中吉。此言九二之才也。終凶。此言上九之才也。利見大人。言九五之才也。不利涉大川。言一卦之才也有孚而見窒窒而後訟。訟而能惕不敢過中則吉。介九二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訟之主也。伊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西轉水流東注剛健在先以為訟始故云天與

水違行謀慮其始以防訟源故有德司契不責於人
注五禮修而民未化必明法以固之訟起多途非禮
法不能防人其始司契者乃法之一端耳牧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
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應於九四剛陽先來非理犯已初六陰柔見犯
乃訟不為訟先故終吉雖小有言辯訟道理分明也
注初欲應四而二據之盧氏初與四俱失位而相應

故小有言

陸

初雖應四而體惟相違故亦為訟四以

剛處柔能變其志而不成訟故得中吉收凡訟者皆

持剛壯而務勝九二以剛壯訟九五九四以剛壯訟

初六上九以剛壯訟六三

石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
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以下訟上不勝五逋竄其邑大都偶國非逋竄之
道三百户一成之地下大夫之制掇猶拾也

注邑小

人少取退避之義不然即掇患於已

王昭素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以陰柔從上九不為侵奪故保全已之所有故食舊德處兩剛之間居爭訟之時須貞正自危厲故終吉從上九之王事不敢觸忤无敢先成注雖失其位專心應上故能保全舊恩食舊德也處兩剛之間近不相得乘二負四正之危也剛不能侵故終吉牧柔失

位而不中以當上壯爭勝之時以之為厲而保舊物
可也以從王事則不得行其志不得行其志則不獨
无成亦不可以有終矣介貞謂正固自守厲終吉謂
雖處危懼終必獲吉伊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

初能分辯道理四能反就本理變前與初爭訟之命
即得安居貞吉

注

三柔附我故從三不能固初之訟

子夏反就前理變其詔命侯凡變上從下稱渝牧四
以剛陽而居健體不得中正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
應於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
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命為正理失正理為方命
反就正理變而安貞則吉矣伊九五為聽訟之主不
克訟則自反而親就聽者之命雖即命猶有剛動之
志變志而為安貞則吉介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處得尊位以中正為訟之主故吉注以中正之德齊

乖爭之俗元吉者也王肅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處訟之極以剛居上勝而受錫何可保也注以訟受服惡人之見自徹去之恥以銜人也三明理而不拒命雖勝三而曲在已收以訟得賞侮而侵之者衆三
者衆辭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興役動衆得嚴莊尊重之人為之正則吉而无咎

注

二為師之主王能任之專任長子故无咎石漢高光

武應此義

陸績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而无應或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行險謂下體坎順謂

上體坤毒猶役也

注

五天位也以非陽居之或有戰

爭之事能崇任九二之佐則吉子夏兵行荼毒不得

已而用之故彖象六爻皆著戒懼之辭干凡藥之攻

疾者謂之毒介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動衆毒害天下

伊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衆大包於地中為人除害使得安寧雖尚嚴威而

赦小過皆容畜之義

注

地廣而无疆水散而无涯地

中有水衆象也君子廓其中以容民大其德以畜衆
王逢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注九二在初之上為師之主

初仰而承之稟其師律者也陰之質不利先唱初以
師首柔而唱始是失其師律幸而求勝者也陸行師
之道役其羣衆或勇或怯或逆或順將兵者必有法
律以制之六居卦之下為出師之始必當用之以道

不可失其法律也

胡

初六陰柔處下為出師之始師

出而始用律是素不練否之與臧俱凶者聖人戒之

之深與春秋書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相

表裏也

胡

以律者正勝不以律者奇勝坡律謂法令

節制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初師之始故言出師

之義行師之道

伊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以剛居中而應於五承上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重
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注雖當為主尚在師中為天
所寵事克功成故言无咎二非其位謂武王受命而
未即位也九家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干九二在
師得吉承受六五天位之寵用也王者三錫車服俾
專征伐若湯征葛文王伐崇東征西怨故得萬邦懷
之也勾居下而專主其事在師則可恃專則失為下
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威和並至而得中故吉而

无咎伊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

注二剛也

三柔居上是蕪其領无君上之命則免矣故曰或也

千輿衆也尸主也師之命正夫一也不一則師惑矣

九二一也六三不一也六三之不一何也陽爻奇陰

爻耦不一也介六三失位不剛似小人僭上而乘君

子之器亦猶趙同趙括為輿衆之主所以全軍被坑

勾輿衆尸主也蓋指三也伊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无應不可行得位可處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

之注左不用之地待師命而已干偏將軍居左次常

備師也崔憬凡天道左陽主生右陰主殺左次示不

欲殺注四處坤坤為平陸師律曰平陸處易而右背

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地退守待敵不足取勝可

保常也牧止兵於无用之地勾動左者生之位次者

不急事事若不急何以生民當位不失者之所用心也

薛

左次退舍可進而退則為咎

伊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物犯而應田禽犯苗獵之无咎已既得直可執言以問長子九二弟子六三注執言猶書所謂奉辭也介以柔居尊上文德不任剛暴下之叛逆先詰之以文詰不服則命將征討

弟子謂懦弱素无威名如魏豹之任柏直漢祖謂之乳臭是也房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天子爵命上六功大開國使之為諸侯功小承家為卿大夫注王執而正之非私惠也干小人志在瀆武

故不可用陸二上居五當封賞荀上六宗廟之爻如武王受文王之命也干立師之始不錄其行保大定

功則制禮作樂以興教化牧高祖任韓彭英盧而不免叛逆光武不任功臣胡師之事必曰王曰大君曰天子征伐宜自天子出萬世之通法也介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能相親比亦須原窮其情筮決其意兩相親比亦須大永長正親比貴速後來或為人所踈夫語辭或指人而言比是寧樂之時不寧之方皆來歸也注五以剛居尊而得中正上下相輔之既親而安則諸侯有

不寧者且將比矣若不以誠實必至於凶謂上六也
陸所比之人善則為吉為美惡則為凶為禍必須原
究其情性筮決其善惡必具三德然後親比之有此
三德為比之主其不安寧者方相率而親附之後至
而不從禹之所以戮防風氏也胡聖人以兵刑威下
所以齊不協既服而來必親之使不攜貳故比者居
上者親於來附在下者比而順命之時也

陳皋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九五剛而處中衆陰順從注後夫謂上六逆禮乘陽

不比聖主其義當誅荀為比之主亦是剛正中和之

人方能辨識衆志在於永貞不生猜忌則上下咸歸

而應之代不寧方來謂五陰坡元謂有君長之道永

謂可久貞謂得正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比上

必求此三者五以剛陽居尊位所謂元居中得正能

永貞也民不能自保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保民

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夫猶凶況柔弱者乎伊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不離地而行有親比之象介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以比天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初六无應應不在一著誠立信盈溢乎素質之器物

皆歸向從始至終更有它人並來親附

注

缶時用之

器居順之首為比之先衆願從之故有它吉

牧比乎

人者已往從它而為它之所有人之所比者它來從已而已有之也比之初上下之分未定唯盛德則能有它吉也介初始也四終也初自四復位終來也四非正應謂之它若始不以誠其能終有它吉乎

朱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居中得位繫應在五不自失其所應之耦不如初六

有它吉也注比不在外而從於內乃婦人之道非君

子通適之方不自失而已陳臯二處乎內待上之求

然後應之比之自內者也故正則吉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也朱自內謂由已擇才而用雖在乎上以身許國必由於已士之修已乃求上之道二處於內而已中正之道應上之求故貞吉伊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四自外比二為五應所欲親比皆非其親是以悲傷

注二四雖近情不相得又柔諂非已所親故曰匪人

魏比貴先而三處坤之末初敦信五賢明而為二四

所隔以柔處剛內好剛也以陰居陽行乖僻也過二

之上不由中也收比之非陽也介君子修潔自立則

四海之內皆所親也六三以陰居陽不守正也處不

得中非正行也上无應援人不錄也獨立无依亦可

傷矣陳六三柔而不正處非其位上六以非道而不

應二四以不正而不受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曰有命魯桓公求會於衛至挑丘衛侯不見求比而不得不亦可傷乎朱

六四外比之終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凡下體為內上體為外注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

之象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也干

內比之者以專其應為比外比之者以非其應為比陸坎性趨下今外比者以三行乖僻而志剛不可抑

也故上從於五牧不志於內而比於外无適莫也介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比而顯之所親狹矣愛來而惡去故常失前禽征討有常伐不加邑故邑人不誡雖有為上之道亦可為上所使也

注

獨守其中而私其應為衆所觀非顯其

比歟疾其背而愛其向則失其不來者矣邑有家者之所私偏其私故邑人不誡上使之然也干以陽居

尊而明示比道三驅之禮示去害而不嗜殺示至仁
之道以比天下邦邑之人不待誠勵皆信其上使民
之道出於中誠陸行顯誅以威諸侯之心牧係應在
二比於一邑失天下之心石五剛中正位无陽以分
其民可以顯比在此時也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所
失者前禽而已上六前禽之象舍逆取順雖有所比
道之光也湯武不能服楚越非湯武之恥舍逆之道
唐太宗之伐高麗是失矣上下相比強不凌弱衆不

暴寡雖邑人可以不戒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故曰上使中也介顯明比道臣之比君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在竭其忠誠致其才力朋友亦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伊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親道已成為時所棄无與共終也注无誠於附道窮而比戮斯及矣干陽欲无首陰以代終苟陰之為物

以陽為首而比之者也乘九五而不承比之无首者也以陽為首則有所終先陽則迷而失道况无首乎介有始而无終者有之未有无始而有終者也伊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在下而巽在上巽以柔懦之質不能拒物乾欲上進而不能止之故初則復自道九二則牽復至於畜極乃能止之獨止於九三一爻而已是陽志得而上行故亨文王當紂之時左右前後皆憚人終不能止

之以此知文王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也

胡小畜

所聚者寡也未能博施故為密雲不雨乾體本上今
務上復憂巽所止未能通也其如巽順陰柔不能止
畜剛健志得行是以亨也凡雲上則為雨澤天下今
小畜所聚者寡不能博施密雲而不雨不能澤遍天
下西郊取遠之義恩澤不能及民物也石臣不可僭
僭則亂天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戒臣下不得專上
施也

陳文佐

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

為小畜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為劣也下方尚往施豈得行上九獨能固九三之路故九三不可以進而輿說輻也能固其路而安於上故得既雨既處若四五皆能若上九之善畜則能雨明矣一卦

之體與一爻之德各異注一陰小而衆陽大陰為主
而上下皆歸之牧一陰畜三陽之進其勢寡也然則
居正而上下應之矣內剛健而不陷外柔巽而不逆
剛於中而无所倚其有志於行矣此二五所以亨也
四以陰盛有密雲之象以柔止健不能固陽是以不
雨西郊陰地臣之類也道不出乎君非臣之所能行
方健進而不已故曰尚往也

王逢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去物既遠但修美文德待時而發注不可
以暴為之也介懷畜仁義懿美文德樂天知命待時
而動胡下乾健也上巽順也九二九五剛中也健而
濟之以巽則易入剛不過於中則志行於上下兩者
得則柔道亨而陽為陰所畜六四志在畜君以往為
尚然不待唱而先之故其施未行西郊陰也自我西
郊示臣強之戒朱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四為已應反復於上自用已道於理吉也注凡陽升

而上曰復牧三陽同上已為類首陳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五升畜極非固已者也然得中不被閉固雖強牽連而復所以吉注與初同志而進猶拔茅之義不失中

道故吉牧九二欲復於上九五剛陽盛位力可以制

九二之行須牽攀於物然後可復石无應於上不能

自復介二陽之中同一卦之體上下牽引亦能獲復

陳二五皆以陽剛居二體之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同患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志同故相牽連而復故吉伊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陽極欲復而進上為陰長固而止之不能自復

注三為輿二為輻三往趣上二下牽初說輻之象三

與四異體相比夫妻之象三既趣上四亦畜初反目之象陸六四九五未盛不能畜止乾陽直至上九積

陰極盛方能畜止九二既能畜定九三故輿說輻不能行也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與上同斯誠三不能害故能去除其血出散其惕共惡於三以一陰而衆陽趣懼在傷害誠信相與近而相親何傷害惕懼之患哉干三陽上進而已獨當其路將拒而止之必為所傷以由中之信發於至誠依附於上之二陽同心一志與之共止畜之則傷害

可去惕懼可以出

胡陰

為小人忌君子進然君子積

德不已終遂其志不可抑拒若六四不忌剛長推誠

信而接羣陽與上九九五合志同方進賢援能則傷

害之理去憂懼之事出而无咎矣

陳體巽而不敢拒

以全君之分與五上同志而弭君之惡故无咎逢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二牽挽而來已不疑而迎接居盛處實不專固於富

而分與二也

注有信下三爻也體巽故攣如如謂連

接其鄰謂四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故曰不獨富也九五親四委四畜物猶富以其鄰不獨富也九五雖剛明體又巽順以由中之義攀連於物故九二得以牽復而上進不專己之富盛而分用於二故曰不獨富也胡衆陽為陰所畜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援而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伊四五同巽體君臣合志攣如也一陰畜五陽常恐力不足而見傷五雖得尊位委之於鄰併力而畜

之陽實為富陰虛為貧四虛五實五與之共食祿得盡其心能以富用其鄰也

朱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九三欲進上九固之陰陽不通故雨三不能侵不憂危害故得處道德積聚可以運載使人慕尚上九制九三是婦制其夫雖正亦危月在望時盛極以敵日陰疑於陽必戰雖君子行之亦凶也

注卦以一陰畜

四陽故密雲不雨上處畜之極故陽德上通猶畜德
不已澤乃行也澤行則物安故既雨既處也既盡也
盡雨澤盡安處之此乃上畜德能積載與三陽同志
而无私應也荀志盈滿臣道虧矣雖君子亦不可復
有為也陸以卦言之陽老而陰長不已極則反陽密
雲不已終為雨也上九居女之長長而不已至坤儀
也坤德積而不已至龍戰也牧上九能固畜九三之
進又陰陽相應而成雨澤安然而居不有惕懼此由

君子貴尚其德而行之胡詩曰厥聲載路載積滿也
陰柔畜剛由積累而至非一朝一夕之故可不戒哉
已望則陽消而與日敵矣故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
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能疑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
不至於凶伊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六三以柔踐九二之剛然六三在兌體和說而應乎
乾故雖履尾而不見害注一柔而制五剛說於內而

為主健於外而得中以順履尾厥德用光虎之威強
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陸六爻但見踐履之
象夫禮必在踐履而行之本說禮樂之禮因明人所
踐履履得其禮則吉否則凶石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以和說應乎上九不以陰柔應乎邪佞以說應
乎剛故吉九五以剛中居帝位而不疚病由德之光

明也注六三應乎上九進退皆履二剛所謂柔履剛

也柔而履剛其為禮乎介九五皆君位履又得乾之體以陽居中以剛居正故孔子特贊美之石臣而說君多柔佞九五所納者正若明皇採張燕公之言而東封近之也房乾剛也九二亦剛也兩剛不能相下必爭則乾病矣故乾不親用而授之六三六三以不校之柔而居至寡之地故九二樂為之用九二為三用而三為五用何異五之親用二哉三與五合則三

不見咥而五不病五與三離則五至危而三見咥卦
統而論之故言其合之吉爻別而觀之故見其離之
凶坡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以爻言之上履踐於下六三履九二也以二卦上下
言之則履禮也在下以禮承事於上注尊卑序則民
志定禮之用也收在人上者當以恩威接下在人下
者當以柔順事上胡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處履之初它人尚華已獨質素則何咎也

注進不以

為榮獨履素行之節是以无咎

干

初九布衣之吉隱

而未見行而未成獨行禮義不失其正首禮以文為

主在禮之初未離於質非禮之隆

陸禮本於質故冠

冕始於緇布衣裳始於鞞鞞器皿始於汙尊飲啜始

於太羹玄酒是禮之始率以質素為本往則踐履而

行之之謂也故得无咎胡居无位之地不以位累其

心不從榮華尚夫素也石安其貧賤之素將有為也
非為利也獨行其志願耳伊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陽處陰已能謙退故无險難以其在内卦之
中不以危險自亂故宜貞吉注上无其應而以剛處
陰故曰幽人而以中行故曰正吉中不自亂則无巽
言屈身之患介禮行中道今二履中是其道行而坦
夷也幽人之志專靜而不過越履茲中道不可過也

過則煩而自亂矣。牧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蓋不以利欲自亂，則能貞固而吉也。伊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以陽處陽，猶曰不謙。況以陰居陽，以柔乘剛，以六三之微，欲行九五之志，愚頑之甚。注謂之不明，則陽位也。謂之明，又陰蔽之眇之象也。謂之不能行，又說而

乘陽謂之能行又柔而乘剛跛之象也牧卦皆无陰
而三自以為已任僭履非位啞其宜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逼近五之尊位故愬愬危懼然以陽居陰志能謙退
謙志得行故終吉注三以不順為衆同棄而已近之

慎於踐履者也干六三雖是陰柔其志剛也上承夬

履之主下履志剛之臣位重憂深故愬愬然以存謙

道本志必行雖有深憂可保終吉昭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得位處尊以剛決正履道惡盈故危厲

注

三柔失位

志比武人五為一卦之主剛得帝位取而決之非係於情也然三者衆之趨也雖曰決之正之危也

干履

所以辯上下定民志是是非非乃正之危

陸

厲嚴

也剛而居尊故嚴牧它人所履已決正其得失責人

而不愆固所危也

陳

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

道況剛明不足者乎

伊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處履之極下應允說高而不危不墜於履能旋反而

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注祥者吉凶之兆未定旋

猶速也陸其歸元吉介處極高之位能降身下應六

三有謙沖之德以陽處陰位故也以高應下有旋反

之象

石旋謂周旋无虧也伊

周易義海撮要卷一

謹案卷一第四頁後四行干寶刊本干訛于今改
第八頁前六行自然而致刊本致訛改今改

第十頁前八行故堯一日萬幾刊本幾訛機今改
第十二頁前二行故首不論乾而下元亨利貞句
有錯誤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所以著其柔順利貞刊本所
字脫著下行以字今刪改

第二十三頁後三行合地之形應地之形二形字

疑有一訛

後五行坤體直方而順刊本而訛不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二行由辯之不早辯也刊本由誤
猶今改

第三十頁後八行四支比四方物務也刊本比訛
此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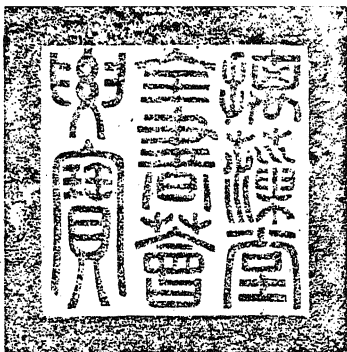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頁後二行然後從而教導之刊本後訛
得今改

第六十頁後三行已往從他刊本往從訛從往今
改

第六十四頁後二行故爲密雲不雨刊本爲訛能
今改

第六十六頁前四行兩者得則柔道亨刊本兩訛
雨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周志禮